

吴顺时等著

山乡情



吴顺时等著

*

重庆出版社

山乡情

吴 顺 时 等 著
山 乡 情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117千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1294-X/I·227

定价：2.85元

责 编 说 明

这是一部特别的散文集。

主要作者吴顺时，十三岁就到新华书店工作，卖了几十年书。他卖书，也喜欢读书，自己也提起笔来试着写书。尽管他连初中文凭也没有，然而，他终于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书本上了。

由他领衔撰写的这部散文集，作者全系乡镇知识分子，从地理特点、风土民情、社会变迁、人杰物产诸多方面，描绘叹咏自己的家乡——川南小县屏山。

对这部作品，编辑主要不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衡量的。虽然从艺术的角度看，书中不少篇什也能程度不同地给人以美感。我国农村，尤其是山区，文化事业十分落后，农村、山区的知识分子发表作品十分不易。另一方面，本书的六十余篇_{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绘屏山，实际上是对该县的全面介绍。这对于开发我省大量的山区小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宣传开发山区——看重本书的社会效益和信息价值，就是我们出版这部作品的原因。

目

录

情系屏山城	薛 文 1
中都寻古	陈善斌 4
书楼坝遐想	吴顺时 8
屏山十里昙花香	周 夫 11
西宁河的情怀	春 冰 15
飞车收运丰收粮	文宏兵 19
金鸭子飞回来了	郑南彬 21
马新公路赞	吴顺时 23
捡来的兰草	吴顺时 26
山味·山趣·山情	春 冰 29
金 河	陈学明 32
金沙漂木	吴顺时 35
金沙江上的白帆	曹传辉 38
妈妈的港湾	曹传辉 41
金沙江鱼事琐记	游长植 45
金沙江断想	吴顺时 49
霸王鞭	陈学明 53

玉米金黄	稼 辛56
翠竹森森	薛 文60
梦里茶香	肖 礼64
田坎篇	游长植69
背 篋	游长植72
神奇的金河魔芋	游长植75
美哉, 桫欂树	游长植78

山	吴顺时82
水石奇观	陈善斌 周定鑫86
仙山漫笔	敖纯生89
西宁河印象	吴顺时93
幽谷晚声	胡晓月96
情漫雾海	胡晓月101
山乡明珠打渔村	敖纯生105
鱼跳中都河	吴顺时109
深山鱼趣	韩 勤113
“取草帽”	春 冰117
打屁虫	韦现屏120

古渡·神仙·金沙江人

	秦 月123
火 塘	吴顺时128
山乡葬俗	王 羊132
山里人的婚礼	刘 成137
作客彝家	周应权142
冬大爷	吴顺时148
小 溪	吴顺时160
浓雾深处石笋山	吴顺时165
树 缘	吴顺时171
渣胡豆	吴顺时176
小松鼠	吴顺时180
风筝扶摇	秦 月185
大山深处有茶香	秦 月189
奇人林老大	陈学明194
迁 居	陈学明200
秋思碗儿花	曹传辉204
绿染金河香正浓	曹传辉207

- 爷爷的煤油灯
- 包谷粃
- 山黄瓜
- 那小河的水哟
- 窗外雨潇潇
- 乡 情
- 一挑杉木桶
- 棹 影

后 记

曹传辉211
春 冰215
春 冰219
祖 运224
祖 运228
祖 运232
薛 文237
胡晓月241

吴顺时244

情 系 屏 山 城

薛
文

你到过川南小县屏山吗？

它在金沙江下游北岸。东接宜宾，西邻雷波，北连沐川，南与绥江隔河相望。县城古老而壮美。它凭日月为羽翼，坐春风以升腾。万寿寺飞檐流丹，赫然醒目；古城楼气势雄伟，神韵犹存。锦屏山下，车辆南来北往，汽笛欣然长鸣，地面接收站拔地而起……这一切恰似告诉远道而来的宾朋：屏山，是一座从古城池中演化出的崭新的县城；城畔江水悠悠，为这充满山趣的胜地谱写着—支奔放的神曲，城区人民除旧布新，正为这偏僻的山乡展开一幅雄阔俊美的画卷。

神游黄山极顶，瑰伟秀逸之中，使你顿起飘飘欲仙之感；凝眸沧海日出，虚幻缥缈之间，叫你爱恋之情油然而生；那么，

亲临这历史上曾经光彩照人的“马湖府”，你又会产生些什么联想呢？



春到承恩门，于拱极楼伫

足远眺。梨白桃红，燕去莺来，龙湖茶翠，昙花馨香。“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风和日丽，点点风筝凌空比翼，菜花翻波涌浪，把好座山城映照得金碧辉煌，叫人耳目为之一新。

夏去朝阳门，揽胜楼处，佳景尽收眼底。水流迅疾，状若黄龙，满江漂木，势如野马。“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若值端午，龙舟竞渡，金河两岸，人头攒动，呐喊之声如春雷滚过大地。真是壮哉！盛哉！

秋临跃龙门，四可楼上准叫你大饱眼福。蕉黄桔熟，归雁南飞。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古城。晨雾朦胧，微风温柔。琴弦铮然作响，动人心魄；山歌高亢悠扬，壮我情怀！

冬至翔凤门，怀远楼外，瑞雪纷纷；墙畔屋侧，翠竹森森。驰名于北宋末年的“屏山先生”——刘子翥，曾面对汹涌澎湃的金沙江，潇洒地吟出这样一首诗来：“江上潮来浪薄天，隔江寒树晚生烟。北风三日无人渡，寂寞沙头一簇船。”山城之冬，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好不绝矣！妙矣！

傍晚，于东观亭遥望屏山城。金沙江水声悦耳，农田里小虫低吟。城中华灯灿然，天空明月朗照。此时此刻，怎么能不使人想起张若虚那留

传千古的名作——《春江花月夜》来?!

夜，渐渐深了。然而，我毫无半点倦意。我看到了屏山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今天：发展竹木桑蔴，修筑沟渠塘堰，延伸乡村公路，完善城镇设施……我更憧憬着它美好的未来，两倍于葛洲坝发电量的向家坝电站即将破土动工、屏山的前景准如锦绣一般。于今，屏山勤劳的建设者们马不停蹄，人不下鞍，依然信心百倍地美化着自己的城市。即便有朝一日，屏山城远徙他乡。我想，这有着悠久历史的城池必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坎。

我恨自己不能像诗人一样张开想象的翅膀，把迷人夜色中的屏山城载入华章；我恨自己不能像画家一样，把时代旋律中透出古韵的屏山城跃然纸上。我只觉得它具有都市的秀丽酣畅，而无都市的喧嚣扰攘；具有乡村的幽雅恬淡，而无乡村的沉寂空旷……它宛如一樽甘甜醇厚的美酒呵，深深地醉了我的心田！

中都 寻古

陈
善
斌

屏山，在明王朝时期称为马湖府。中都原名夷都，是马湖府下属四个长官司之一的沐川长官司的治所所在。长官司就是土司，是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并由其子孙

世袭的官职。

中都在历史上经过长时间的土司统治，曾留下不少古迹文物，保存至今，供我们欣赏凭吊。其中著名的如“永赖同功”摩崖和“龙虎洞”，均已列为我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令人向往。最近笔者因事去中都，曾与二三同好，前去探寻。

1988年5月28日，是中都的赶场期。自从马新公路通车后，为公路线附近的农民们增添了不少方便。自行车在这一带风行起来。另外，又有客车接送旅客。

我们登上客车，20分钟时间便到了安全乡的双河口。这段路长9公里，下车后再沿公路步行约1公里就到了洪溪岩。



这里山势险峻，壁立千仞，可算飞鸟绝迹，猿猴难攀的了！在离山脚不高的地方，“永赖同功”四个字已映入眼帘。这字是明代万历年间“安边同知”汪京所书。它的意思是要“永远依靠大伙共同建立功勋”。据说是当年汪京曾带兵平息“叛乱”，这自然是他的记功碑了。

回头我们再翻上山间的小路，向龙虎洞方向进发。行至元通寺溪边，同伴刘时行同志偶一抬头，无意中发现一处明代石刻——“汪公路”，另有“伯棠重荫”四个大字和一行小字。从前只闻讹称“弯弓路”，经见到此处石刻后才恍然明白，原来它也是同时纪念汪京修路的颂词。“伯棠”一句典出《诗经》，说的是古时周太保召伯巡行南方，曾经在一根甘棠树下休息，后人纪念他，相约不要砍伐这根甘棠。这里借用这一典故，说汪京修路也同召伯甘棠一样，重新荫庇着老百姓。当然，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吹捧之词。

沿山间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缓行约1小时，远远望见了“龙虎洞”两个黑黑的洞口。从小路直上约80米，便到了洞前。一看原来是两孔由人工凿成并排的石穴，两穴相距约30米。穴高约1.6米，宽约1米，深约3米。身材较矮的人，可以在里面直立。在左穴下方刻有“延熹七年”字样。延熹，

是东汉桓帝刘志的年号，也就是公元164年。这两个石穴，显然是东汉崖墓的遗迹。到了明代，“沐川长官司承务郎”夷靖，认为是他的祖先所遗，因取名“龙虎洞”，并榜书三字，刻在洞上方。

除了上述“延熹七年”四字是我们这次新的发现外，还发现洞口下方刻有鱼、鳧、塔形建筑、二蛇相交和骑马人等多种图像。这些图像的线条古拙粗犷，别具一格，估计也是东汉前后所刻。

据《四川通志》记载：“‘龙虎洞’在（马边）厅治东八十里，相传武侯藏兵处。”由此可知，三国时诸葛亮南征，也曾从这一带经过。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屏山人的祖先，也早在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就为我们留下这些古迹。虽然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风雨剥蚀，但至今却能保持完好。人民政府把龙虎洞等处列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它是当之无愧的。

在返回中都的山道边，一股清清的大堰水从脚下流过，它灌溉着下游的万亩良田。这时正是栽秧季节，放眼前方，偶尔出现一两个身穿红衣的姑娘在碧绿如茵的稻田里同许多人正忙于农事；“牛郎”们的吆喝声，不时打破了原野的沉寂。

公路上，赶场归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不无

自豪地骑着自行车，你追我赶，穿梭般地迎面向我们飞驰而来，眨眼之间，他们又消失在公路远方的田湾深处。

书 楼 坝 遐 想

吴
顺
时

在我的旧相册里，有一张已经发黄的旧照片：一个姑娘，吃力地扶着木犁，艰难地努力着，想从深深的田泥中拔出右腿来。一个老农，面含微笑地在田坎上鼓励着她。而走在前

面的水牯牛，有了这样偷闲的机会，便四处寻找这水田中遗留下来的一根根稻草，一有发现，便伸出长长的舌头，把它卷进自己的口中。这是我当年下放到书楼坝劳动锻炼的记录。当初拍照，大约是想记录下“脱胎换骨”的努力，今天看来，照片中的波纹没有现出山峦的倒影，广阔的画面，也看不出梯田的痕迹。边缘上，竟留下了两只鹭鸶的身影。倒底是书楼坝啊，不愧是故乡最肥沃，最开阔的坝子。

读过几天书，总爱去探寻一些与吃、穿、住、用无关的琐事，当了书楼坝的农民，免不了要打听：这里为什么要叫书楼坝，坝口那风化倾圮、一字



不剩的石牌坊，又是对什么人的纪念？那一座座虽已颓败，又不失气魄的院落，曾经是什么人的居所？当地的农民，大都说不清楚。木呐的，问起来只是摇摇头。绕舌的，总要讲出许多无稽的鬼怪，以及风水先生的种种传说，叫人听不下去。于是，当了一年农民之后，我只得恋恋地离去了。

如今，书楼坝口那倾圮风化了的石牌坊，依然支撑着半边残废的躯体，而书楼坝上阡陌相连的冬水田，更显得皮平泥细，混凝土结构的农家小楼，则高出一丛丛桂元林之上，旧日的院落，所剩的痕迹已经不多了。每当乘风破浪的轮船驶过鸡爪山，当年的疑问，难免又猝然在脑海中一现。

最近遇到退休了的郑老师，才知道逐渐被人冷落了的书楼坝，果然有点来历。据说屏山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便是明代初期的礼部尚书薛宣。书楼坝正是薛文清公致仕后办楼东书院的遗址。当年我曾在那里徜徉过的残院，可惜已毁于十年浩劫之中。薛文清公当年开发边区传播文化的遗迹，真真被“文化大革命”革掉了。

既然旧址已亡，我想再去探访的心也就渐渐消失了。

不过，书楼坝不会冷落很久的。一旦金沙江